

怀念陆士嘉先生

周 恒

(天津大学, 天津 300072)

陆士嘉先生是我国杰出的流体力学家和教育家。她和张维先生在 1946 年回国后, 一起在北洋大学任教了一年。她在航空系, 张维先生在土木系。1947 年暑期转去清华大学。我于 1946 年考入北洋大学, 刚好有幸听了陆先生一年的课。

陆先生在北洋大学教物理。我在大学一年级时是在化工系。当时北洋大学的理学院学生很少, 一年级时化工系和理学院的全体学生合班上课。

我们那时候还都是十七八岁的孩子, 对从国外回来的, 尤其是对从德国回来的博士都很崇拜。所以对陆先生来教我们的物理都很高兴。当时学生们的消息很灵通, 很快我们就知道陆先生在德国的老师是很有名的流体力学大师普朗特, 只不过并不知道到底高在哪里和高到什么程度。为此我们在私下还为陆先生教的是物理而不是流体力学抱不平, 以为是受了当时航空系主任张国藩的排挤, 因为张国藩本人也是教流体力学的。当然这并不是事实。事实是, 北洋大学的航空系(抗战时期属西北工学院)一直没有把空气动力学作为重点, 连风洞都没有。而强的是航空发动机和飞机结构方面, 抗战前北洋大学就造出了我国第一台活塞式航空发动机。所以当时的确没有多少流体力学的课可教。

老实说, 我那时念书不是很认真, 所以陆先生教了我们哪些物理的内容, 现在已没有多少印象了, 只是还能想起陆先生讲课时的略带沙哑但十分柔和的声音。但有一件事, 我至今印象很深。

记得物理有一次期中考试, 其中有一个力学题, 是问以给定初速从地面垂直上抛的物体重新落回地面需多少时间。本来这可以用一个公式直接求出, 但我当时却用了先求上升段的高度和时间, 再求下降段的时间, 然后将两段时间相加的笨办法去解这一问题。事后我心中有点惴惴不安, 总觉得一定会被扣去不少分数。于是就和一个同学一起到陆先生的家中去问成绩。记得当时陆先生坐在一架小的钢琴前面。不

料当我提出我的那道题做的不好时, 陆先生不但没有说我的办法不好, 反而说我分析得不错。这显然是因为陆先生重视的是分析问题的能力, 而不在乎符合不符合“标准答案”。而且陆先生并没有问我的名字, 找出考卷看了以后才回答我的问题, 而是问了我的名字后就直接回答了我的问题。她对待教学和学生的细致程度使我终身不忘。

陆先生离开北洋大学后, 一直到 1957 年我才有机会见到她。那是在 1957 年初中国力学学会成立暨第一次全国力学大会期间。一次在用餐的时候, 我正好和陆先生同桌。没有想到陆先生主动问我是不是北洋大学的, 还让我回校后向张国藩先生问好。对于时隔这么多年, 她还能认出我是她在北洋大学教过的学生, 真是让我受宠若惊。当然这并不是我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因为我的物理成绩并不是全班最好的, 我也没有担任班长或课代表之类的职务。这只能说明陆先生真是把学生放在心上的好老师。

再一次有机会和陆先生见面, 是在又过了二十几年后了。大约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 大百科全书力学卷部分内容的审稿会在北京召开, 陆先生和我都参加了会议。这时因为相隔的时间实在太长, 她没有先认出我来。但当我告诉她我是她在北洋大学时的学生, 她依稀还有一些记忆。散会前, 她特地对我说, 看到我这个以前的学生很高兴, 并说本来应该邀请我去她家吃饭, 但实在是有其他事情而这次不行了, 还表示十分抱歉。

从这仅有的 3 次和陆先生的直接接触, 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那就是陆先生真是把学生放在心上的好老师, 是我们永远要学习的榜样。

最后顺便说一句, 陆先生在北洋大学的时候用的名字是陆秀珍, 而不是陆士嘉。我们也知道她还有另一个名字, 但不知道哪一个是大名, 哪一个 is 号。